

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輟耕錄卷六
七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武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姚元開

欽定四庫全書

輟耕錄卷六

元 陶宗儀 撰

蘭亭集刻

蘭亭一百一十七刻裝褫作十冊乃宋理宗內府所藏
每版有內府圖書鈐縫玉池上後歸賈平章至國朝
有江南八十餘年之間凡又易數主矣往在錢唐謝
氏處見之後陸國瑞携至松江因得再三披閱併錄
其目真傳世之寶也

甲集一十二刻 州郡

修城本

葉仲山跋

定武濶行

若合一契行濶

定武肥

定武瘦

定武板刻

霍子明跋

定武缸石

定武斷石

定武古刻

兩京斷石

永興

古懿郡齋

宣城

乙集一十三刻

舊梅花

三衢板刻

安吉古苔真草

臨川麻石

臨賀

豫章二

靜江府

復州

鼎州
後有武陵二字

古潭

新梅花

宣城南陵

丙集一十刻

蘇州府治

福州府治

福州棗木

道州

金陵三米

米芾米友仁米尹知

永嘉

古雲斷石

隆州

郴州

蘭亭重言

丁集一十刻

紹興府治二

紹興倉司

紹興府學

紹興古刻

餘姚縣治

曲水詩蘭亭

曲水詩前

曲水詩後

婺州府治

褚遂良摹

戊集一十刻

內府

高宗臨定武

米友仁跋

唐貞觀

太清開皇

祕首

內殿

內司四

京師玉堂

已集九刻

雜集

玉枕

花石

柳誠懸

大字

唐人硬黃臨

唐人雙鉤

晉唐刻

孫過庭草

京師鵝黃棗木

黃紙印

彭城小字

庚集一十一刻

故家

蔡君謨臨

薛紹彭

秦少游小字

安定家藏

辛道宗

建康晁謙之

紹興湯氏

南昌京氏

廬陵胡氏

蜀劉涇

唐摹刻

辛集一十四刻

吳詵草書

吳璜

劉無言臨

龍潭潘氏

方朔習寫

周平所藏

臨江張氏

天台丁氏

新安汪氏

江西故家

廬山甲秀堂

九江陶氏

循王家藏

米芾跋云壬午閏六月九日大江濟川亭曦窗晉齋艤對紫金浮玉羣山

迎快風消

暑重裝

番陽洪氏

壬集一十四刻

金陵畢氏

廬山吳氏

紹興曾氏

紹興石氏二

毘陵尤遂初

李忠愍所刻

新唐李氏

江陰邱氏二

東陽郭氏

昌谷曹氏三

癸集一十四刻

趙虛齋

呂氏家藏

建鄴朱氏

大梁曾朴

陸子與

韓松

陸載之

胡氏將

玉林二

趙菊坡

不題名二

錢唐李和

楔帖考

姜白石先生楔帖偏傍考云 永字無畫發筆處微折

轉 和字口下橫筆稍出 年字懸筆上湊頂 在

字左反別 歲字有點在山之下戈畫之右 事字

脚斜拂不挑 流字內公字處就回筆不是點 殊

字挑脚帶橫 是字下疋凡三轉不斷 趣字波畧

反捲向上 欣字欠右一筆作章草發筆之狀不是

捺 抱字已開口 死生亦大矣亦字是四點 興

感感字戈邊是直作一筆不是點 未嘗不不字下

反挑脚處有一闕 右法如此甚多畧舉其大概持

此法亦可以觀天下之蘭亭矣五字損本者湍流帶

右天五字有損也

喪師衰經

顧德玉字潤之携李人自幼從寧國路儒學教授俞觀
光先生學先生無子嘗與人曰吾昔寢疾於杭潤之
侍湯藥情至切若父子醫為之感動弗忍受金今我
行且老必託之以死既而訪醫吳中病且革趣舟歸
潤之進次尹山卒時後至元初元閏十二月戊子也
明日乃至携李潤之奉其屍歛於家衰經就位邦人

士為潤之來弔者潤之拜之越明年葬於海鹽近顧氏之先塋歲時祭享惟謹或曰歛於家禮與曰吾聞師哭諸寢又云生於我乎館死於我乎殯非家斂之則將師尸委諸草莽生服其訓死而委諸草莽有人心者弗為也曰師無服而為衰經固近於掠美者矣曰疑衰加麻之經帶禮也故曰二三子經而出至葬除之心喪戚容終三年夫民生於三師居其一於父子也何異今吾則加一等以行之蓋出於人心天理

之本然若之何其惑也聞者嘆伏先生諱長孺越之
新昌人吁聖遠言湮世道不古久矣朝為師生而莫
若途人者比比皆是潤之乃獨能行人之所難行於
不可行之時蓋絕無而僅有者真仁矣哉天下後世
之為人弟子而忘其師聞潤之之言寧不有動於中
歟

法帖譜系

法帖譜系云熙陵以武定四方載橐弓矢文治之餘留

意翰墨乃出御府歷代所藏真蹟命侍書王著摹勒
刻板禁中釐為十卷各於卷尾題奉聖旨模勒入石
此歷代法帖之祖

淳化法帖

澧陽帖

鼎帖

大觀大清樓帖

慶歷長沙帖

二王府帖

黔江帖

臨江戲魚堂帖

紹興監帖

淳熙修內司帖

北方印成本

烏鎮張氏本

劉丞相私第本

碑匠家本

三山木本

長沙新刻本

蜀本

長沙別本

廬陵蕭氏本

利州本

新絳本

福清李氏本
絳本舊帖

東庫本

亮字不全本

北方別本

武岡舊本

武岡新本

福清本

烏鎮本

彭州本

資州前十卷

木本前十卷

又木本前十卷

評帖

劉後村先生云閣帖為祖

十 寫絳帖次之

二十

臨江又次

之潭又次之武岡又次之大觀尤妙武岡佳者可亂

絳臨江佳者可亂閣潭乃僧希白所模有江左風味

希白工於摹字拙於尋行數墨文理錯繆然則雖工

其如難讀何其字比之淳化帖為勝東坡推潭帖勝

閣帖韓侂冑家開羣玉帖字好薛紹彭亦有家塾帖

好

淳化祖石刻

大梁劉衍卿

世昌

云大德己亥婦翁張君錫携余同觀

淳化祖石帖卷尾各有題識第一卷邊高平范仲淹
曾觀年月日題第五卷東坡張文潛等題又有姜白
石小楷三十字第六卷洛陽伊川老夫不知為何
人又太學博士陳士元云此正祖石又有蘇舜欽題
第七卷陳簡齋奉旨觀於秋香亭下云魏晉法書非
人間合有自我太宗皇帝刻石寵錫下方見不滿十

數臣與義頓首謹書第八卷蘇頌云此帖世不多見是日賞牡丹得觀於相君西齋張舜民題亦在此卷第十卷太宗書淳化四年六月廿二日賜畢士安賜字上寶後段畢丞相黃字書子孫保身等語百餘字逐卷有高宗內府印百餘顆後有賈氏長字印又有小小印合縫云是蔡太師印和尚錦裝褫籤頭題云淳化祖石刻及見吳郡陸友仁又云嘗觀褚伯秀所記江南李後主命徐鉉以所藏古今法帖入石名

昇元帖此則在淳化之前當為法帖之祖劉陸之說殊不相合偶讀劉跋暇日記亦載此事云馬傳慶說此帖本唐保大年摹上石題云保大七年倉曹叅軍王文炳摹勒校對無差國朝下江南得此石淳化中太宗令將書館所有增作十卷為版本而石本復以火斷缺人家時收得一二卷然閣帖於各卷尾篆書題云淳化三年壬辰歲十一月六日奉聖旨模勒上石此侍書王著筆也而陳簡齋亦云太宗刻石則衍

卿所謂祖石刻豈即南唐時帖乎抑太宗增刻者但不知南唐亦作十卷否徐鉉馬傳慶二說又不同今世言淳化閣帖用銀錠櫟棗木板刻而以澄心堂紙李廷珪墨印者則傳慶板本之說合故趙希鵠洞天清錄集亦云用棗木板摹刻故時有銀錠紋用李廷珪墨打手指之不汚手余嘗見閣本數十止三本真者其紙墨法度種種迥別妙在心悟固難以言語形容然又傳仁宗嘗詔僧希白刻石於秘閣前有目錄

卷尾無篆書題字所謂祖石刻者豈即此與

家翁

世言家之尊者曰家主翁亦曰家公唐代宗謂郭子儀曰鄙諺有云不癡不聾不作家翁

奴材

世之鄙人之不肖者為奴材郭子儀曰子儀諸子皆奴材也

沙魔

湖南益陽州夜中同寢之人無故忽自相打每每有之
名曰沙魔土人熟此不以為異惟取冷水噴嚏候稍
息飲之湯徐就醒然猶二三日如醉餘不知者殊用
驚駭

孝行

延祐乙卯冬平江常熟之支塘里民朱良吉者母錢氏
年六十餘病將死良吉沐浴禱天以刀剖胃割取心
肉一臠煮粥以飲母母食粥而病愈良吉心痛就榻

不可起隣里憐其且欲絕乃哀財命願貞觀道士馬
碧潭者醮告神明祈陰祐之是日邑人俞浩齋聞而
過其家觀良吉胷間瘡裂幾五寸氣騰出痛莫能言
俞為納其心以桑白皮線縫合未及期月已無恙矣
予因述其事以為勸郡宋翠巖先生有詩紀之

其小序曰夫孝為百行宗人以父母遺體而生乳哺
鞠育教誨劬勞其思號罔極然而剖心剗股恐其傷
生而或死也父母存而子死故又有禁止之令焉觀

今世降俗薄悖逆其父母者視良吉何如哉如良吉者自當旌異為世教勸而有司曾莫能省原其一念之純剖心之際動天地感鬼神固不待賞之於有司而天地神明固已陰錄其孝矣太上感應篇所謂若人者人敬之天佑之福祿隨之衆邪遠之神靈衛之今日謝世明日為地下主進補仙階若良吉者有焉故為顯白其孝以為人子之勸省也

宗儀

之先人有

孝感一事人多傳道會稽張君思廉嘗書於楊鐵崖

先生所撰墓銘之後矣今併錄於此云元故白雲漫
士陶明元氏諱煜弱冠時用道家法事所謂玄武神
甚謹明元母病心痛痛則拍張跳躅齧牀簣衾禡號
叫以紓苦楚歲瀕死者六七發醫莫能愈明元每搯
心嚼舌以代母痛一日危甚計無所出走禱玄武前
曰剖股割肝非先王禮在法當禁某非不知也今事
急矣敢犯死取一臠為湯劑神爾有靈疾庶幾其瘳
禱畢即引刀欲下忽有二童自外躍入叱曰毋自損

我天醫也明元大駭伏地乞哀童子取案上筆書十
數字於几面擲筆二童子咸仆地隨呼家人救之喫
以水良久蘇乃鄰氏兒也叩之無所知焉視其書藥
方也隨讀隨隱明元私喜曰此必玄武神也吾母其
瘳矣即如方治之藥甫及口而痛已失終母身不再
舉張子曰齊諧志怪聖人不道左氏尚誣君子非之
明元之事遂昌鄭元祐狀行會稽先生楊維禎誌墓
皆不書非逸也畏譏而削之也彼以謂玄武神者西

北方之氣也莽蒼無知非如俞跗岐扁能切脉察色
投湯熨火挾腸剔胃以取人疾在理所不通故不書
雖然動天地感鬼神莫大乎孝焉知冥冥中英魂烈
氣不散者或如俞跗岐扁依馮精魄以遂孝子之請
也不然何穹然漠然之體而有所謂天醫乎明元子
宗儀與余友善其寓殯又在玉笥山下去余居不遠
以是得其實尤詳故寧受左氏之譏不敢沒明元之
孝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先王之過蓋如此會

稽張憲譔

廉使長厚

徐文獻公為浙西廉使時治所尚在乎江有旨遷置於
杭歲云莫矣擇日啓行一書吏者掌照刷支郡諸司
案牘官吏合受稽違罪責已皆取狀至是引決公謂
曰正旦在邇此曹乃職官俸吏禮宜陪位望闕致賀
受刑而從事無耻也否則為不敬盍別議之吏以白
於幕官因進曰相公長厚之道固如此然將若之何

公曰奚難立案候明年分司施行可也庭下歡聲如雷此亦厚風化之一端故記之

私第延賓

公既遷司至杭一日有本路總管與一萬戶謁公私第公以賓禮延之上坐適書吏從外來見而趨避伺其退入見曰總管萬戶皆屬官耳得無禮貌之過與公曰在公府則有尊卑之辨若私宅須明主客之分我輩能廉介則百司自然知懼何待恃威執以驕凌之

然後為尊嚴乎吏報甚

句曲山房熟水

句曲山房熟水法削沉香釘數箇插入林禽中置餅內
沃以沸湯密封餅口久之乃飲其妙莫量

吾竹房先生

吾子行先生行大末人大父為宋太學諸生因家錢唐
先生踈曠故高不事之節其所厭棄者或請謁從樓
上遙謂曰吾出有間矣顧彈琴吹洞簫撫弄如意不

輟求室委巷教小學常數十人與客對笑談喧樓上
下羣童一是肅安其所著述有尚書要略聽玄集造
玄集九歌譜十二月樂譜辭重正卦氣楚史檮杌晉
文春秋兼通聲音律呂之學工篆書初先生年四十
未娶所知宛丘趙君天錫為買酒家孤女為妾年穢
女嘗事人後夫知妻在先生所訟之因逮妾父母父
母至客先生家又偽楮幣事覺因言舍主人先生固
弗知因邏捽辱先生南出數百步錄事張君景亮識

先生叱邏曰是不知情攝之何為即解縱遣歸先生
不勝慚明日持玄條緇笠詣仇山村先生別值晨出
因留詩一章詩有西冷橋外斷橋邊之句意將從靈
均於斯明日有得遺履於橋上者後衛大隱以六壬
筮之得亥子丑順流象曰是其骨朽淵泥九十日矣
西湖多寶院僧可權從先生學聞先生之死哭甚哀
乃葬先生遺文於後山與其師骨塔相對曰皆吾師
仍乞銘於胡石塘先生庶幾先生有後世名銘曰生

弗瀆死弗辱貞哉白余習篆書極愛先生翰墨得一
紙半幅如獲至珍以故於書法頗有助偶與鄭遂昌
先生談先生之始末就識之竹房竹素貞白皆先生
號也

抗疏諫伐宋

何公巨川者京師長春宮道士也會世皇將取宋乃上
疏抗言宋未有可伐之罪遂命副國信使翰林學士
郝文忠公經使江南歿於真州至正間詔追贈二品

官有人作詩悼之云竒才不泄神仙事抗疏曾于世
祖知每恨南邦本無罪比留北使欲何為忠魂久掩
孤城館褒詔新鐫二品碑地上若逢姦似道為言故
國忝離離

髮臚

婦人頭髮有時為膏澤所黏必沐乃解者謂之臚按攷
工記弓人注云臚亦黏也音職則髮臚之臚正當用
此字

鬼賊

陝西某縣一老嫗者住村莊間日有道流乞食與之無吝色忽問曰汝家得無為妖異所苦乎嫗曰然曰我為汝除之即命取火焚囊中符篆頃之間他所有震霆聲曰妖已誅殛纔遁其一廿年後汝家當有難今以鐵簡授汝至時並投諸火言訖而去自是久之嫗之女長而且美一日有曰大王者騎從甚都借宿嫗家遣左右謂曰聞嘗得異人鐵簡可出示否蓋嫗平

日數為他人借觀因造一偽物而以真者懸腰間不
置也遂用偽獻留不還謂曰可呼汝女行酒以疾辭
大王怒便欲為姦意嫗竊思道流之說計算歲數又
合乃解所佩鐵簡投酒竈火內既而電掣雷轟煙火
滿室須臾平息擊死獼猴數十其一最鉅疑即向之
逃者所齎隨行器用悉係金銀寶玉赴告有司籍入
官庫台哈布哈元師為西臺御史日閱其案朱語曰鬼
賊云余親聞台公說甚詳且有鈔具案文惜不隨即

記錄今則忘邑里姓名歲月矣

居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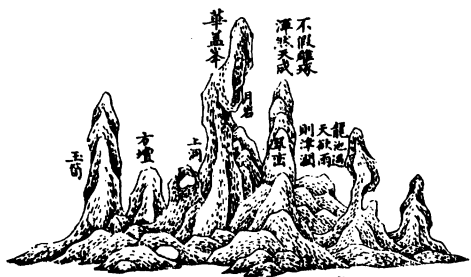
今人以居士自號者甚多考之六經中惟禮記玉藻有
曰居士錦帶注謂道藝處士也吳曾能改齋漫錄云
居士之號起於商周之時按韓非子書曰太公封於
齊東海上有居士任商華任昆弟二人立議曰吾不
臣天子不友諸侯耕而食之掘而飲之吾無求於人
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仕而事力云然則居士云者

處士之類是已

官奴

今以妓為官奴即官婢也周禮天官酒人奚三百人注
今之待史官婢

寶晉齋研山圖



滴水少許在池
內經旬不竭

下洞三折通上洞
予嘗神遊於其間

右此石是南唐寶石久為吾齋研山今被道祖易去
中美舊有詩云研山不易見移得小翠峯潤色裛書
几隱約煙朦朧巉巖自有古獨立高崧龍安知無雲
霞造化與天通立壁照春野當有千丈松崎嶇浮波
瀾偃仰蟠蛟龍蕭蕭生風雨儼若山林中塵夢忽不
到觸目萬慮空公家富奇石不許常人同研山出層
碧崢嶸實天工淋漓上山泉滴瀝助毫端揮成驚世
文主意皆逢原江南秋色起風遠洞庭寬往往入佳

趣揮掃出妙言願公珍此石美與衆物肩何必嵩少
隱可藏為地仙今每誦此詩必懷此石近余亦有作
云研山不復見哦詩徒嘆息唯有玉蟾蜍向余頻淚
滴此石一入渠手不得再見每同交友往觀亦不出
示紹彭公真忍人也余今筆想成圖彷彿在目從此
吾齋氣秀尤不復泯矣崇寧元年八月望米芾書余
二十年前嘉興吳仲圭為畫圖錢唐吳孟思書文後
携至吳興燬於兵偶因清暇默懷往事漫記於此

衛夫人

翰墨志云衛夫人名鑠字茂漪晉汝陰太守李矩妻善
鍾法能正書入妙王逸少師之西溪叢語云夫人廷
尉展之弟恒之從妹中書郎李充之母

親家

凡男女締姻者兩家相謂曰親家此二字見唐蕭嵩傳
今北方以親字為去聲按盧綸作王駙馬花燭詩云
人主人臣是親家則是亦有所祖親家又曰親家翁

五代史劉昫傳昫與馮道為姻家而同為相道罷李
愚代之愚素惡道之為人凡事有稽失者愚必指以
誚昫曰此公親家翁所為蘇氏開談錄馮道與趙鳳
同在中書鳳有女適道中子以飲食不中為道夫人
譴罵趙令婢長號知院者來訴凡數百言道都不荅
及去但云傳語親家翁今日好雪

梵嫂

唐鄭熊番禺雜記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宋陶

穀清異錄京師大相國寺僧有妻曰梵嫂

房老

王子年拾遺記石季倫有妾名翔風及色衰退為房老

輟耕錄卷六

欽定四庫全書

輟耕錄卷七

元 陶宗儀 撰

趙魏公書畫

魏國趙文敏公

孟頫

以書法稱雄一世畫入神品其書

人但知自魏晉中來晚年則稍入李北海耳嘗見千

字文一卷以為唐人字絕無一點一畫似公法度閱

至後方知為公書公自題云僕廿年來寫千文以百

數此卷殆數年前所書當時學褚河南孟法師碑故

結字規模八分今日視之不知孰為勝也田君良卿於駱駝橋市中買得此卷持來求跋為書其後因思自五歲入小學學書不過如世人漫爾學之耳不意時人持去可以粥錢而吾良卿又捐錢若干緡以購之皆可笑也元貞二年正月十八日子昂題則知公之書所以妙者無帖不習也又嘗見公題所畫馬云吾自幼好畫馬自謂頗盡物之性友人郭祐之嘗贈余詩云世人但解比龍眠那知已出曹韓上曹韓固

是過許使龍眠無恙當與之並驅耳然往往閱公所
畫馬及人物山水花竹禽鳥等圖無慮數十百軸又
豈止龍眠並驅而已哉又聞公偶得米海岳書壯懷
賦一卷中闕數行因取刻本摹榻以補其闕凡易五
七紙終不如意乃嘆曰今不逮古多矣遂以刻本完
之公之翰墨為國朝第一猶且服善如此近有一等
人僅能點畫如意便自誇大者於公寧不愧乎

金鼇山

吾鄉于佩遠先生

演

題金鼇山詩曰金鼇之山金碧浮

重玄寶坊居上頭鐘聲夜度海門月樹色遠攬豐山

秋龍伯國人真妙手掣此巨靈鎮江口丹丘逸士來

跨之石窪為尊江當酒黃鬚天子七寶鞭黃頭漁郎

擢江船百年塵跡果何在芒碭雲去山蒼然歷試諸

難固天造中興開國何草草腹心有疾日月昏英雄

無聲天地老兩宮不歸汴水流此地空傳帝子遊惜

無健筆驅風雨一洗江山萬古愁此詩至今膾炙人

口山枕海屬臨海縣章安鎮初宋高宗在潛邸日秦
州人徐神翁云能知前來事羣閣言於高宗召至以
賓禮接之一日獻詩於帝曰牡蠣灘頭一艇橫夕陽
西去待潮生與君不負登臨約同上金鼇背上行及
兩宮北狩匹馬南渡建炎庚戌正月三日帝航海次
章安鎮灘淺閣舟落帆於鎮之福濟寺前以候潮顧
問左右曰此何山曰金鼇山又問此何所曰牡蠣灘
因默思神翁之詩乃屏去警蹕易衣徒步登岸見此

詩在寺壁間題墨若新方信其為異人也時住持僧
方陞坐道祝聖之詞帝趾忽前聞其稱讚之語甚喜
戒左右勿驚怖而諦聽之少焉千乘萬騎畢集始知
為六龍臨幸野僧初不閑禮節恐怖失措從行有司
教以起居之儀山下曰黃椒村村之婦女聞天子至
咸來瞻拜龍顏歡聲如雷曰不圖今日得覩天日帝
喜勅夫人各自遂便故至今村婦皆曰夫人雖易世
其稱謂尚然不改宋史但載御舟幸章安鎮而不見

金鼇之詳偶與張善初話鄉中舊事因筆之善初章
安人也

委羽山

吾鄉台之黃巖諸山脉絡相連屬大江越州治北自州
出南門陸行四五里許有委羽山特立不倚形如落
舞鳳故得名然州人與之朝夕者俱弗自知其為勝
山旁廣而中深青樹翠蔓蔭翳翁鬱幽泉琮瑋若鳴
珮環於修竹間千變萬態不可狀其畧中藏洞穴仙

家所謂空明洞天者是好道之士嘗持炬入行兩日不可窮聞櫓聲乃出洞之側產方石周正光澤五色錯雜雖加琢磨殆不是過大者三四分小者比米粒而小以斧粉碎之亦無不端方見長老言嘗有素服靚妝飄飄若仙之女者當風清月白時則逍遙乎松杉竹柏之下或時變服叩里人門求水火里人居去洞所不能百步異其狀容覘之迤邐從洞中去里人以為怪糞其地越數日里人家夜失火執張甚

不可滅室宇一空妻子僅以身免遂流離他處識者
以為厭穢仙境故致此竒禍自是仙女不復出矣余
幼時尚及見里人故址至今有欲得方石者裹糧撮
許往洞口撒之隨意拾地上土則有石在土中不爾
絕無有也

斛銘

鎮國上將軍福建宣慰使費榮敏公察余內子之曾大
父也吳興人今著籍松江之上海器度弘厚不以富

貴驕人輕財好施勇於為義人皆稱曰費佛子陵陽

牟先生

歎

所撰墓誌銘載其事甚詳家之量衡無二

致刻銘於斛之四面曰出以是入以是子孫永如是

推此則真古仁人之用心者矣內子之大父良顯侯

拱辰

父昭武大將軍雄皆世守其業克不墜先志云

孝感

越楓橋里人丁氏母雙目失明丁至孝每朝盥漱訖即

舐母之目積有年矣俄而母左目明未久右目復明

憲司上其事於朝表其閭曰孝子之門至治年間也
因讀江南別錄彭李者世為義門陳氏之傭夫喪明
已久有子一人嘗聞陳之子弟言舜為父瞽叟舐目
而致明乃歸效之不旬日父目忽然明朗右二事誠
孝行所感今段吉父先生母夫人劉雙目父失明醫
弗能愈先生中鄉舉一目忽自見物先生及第一目
又如之雖夫人喜溢於中不自知其然而然亦先生
學業有成所致與傳曰立身揚名以顯於後世孝之

至也其此之謂焉先生諱天佑汴梁蘭陵人仕至江
浙儒學提舉

和沙拉卜都

和沙拉卜都者回回田地所產藥也其形如木鱉子而
小可治一百二十種證每證有湯引

屈戌

今人家窓戶設鉸具或鐵或銅名曰環紐即古金鋪之
遺意北方謂之屈戌其稱甚古梁簡文帝詩織成屏風

金屈戌李商隱詩鎖香金屈戌李賀詩屈膝銅鋪鎖
阿甄屈膝當是屈戌

回回石頭

回回石頭種類不一其價亦不一大德間本土商賣紅
埒阿勒一塊於官重一兩三錢估直中統鈔一十四
萬定用嵌帽頂上自後累朝皇帝相承寶重凡正旦
及天壽節大朝賀時則服用之曰埒阿勒方言也今
問得其種類之名具記於後

紅石頭 四種同出一坑俱無白水

埒阿勒

淡色嬌紅

必扎達

深紅色石
薄方嬌

齊拉尼

黑色紅

古里朗

紅帶黑黃不正之色
塊雖大石至低者

綠石頭

三種同出一坑

賚雅實勒

上等暗
深綠色

濟拉里克雅實勒

中等明
綠色

阿持雅實勒

下等帶石
淺綠色

鴉鵲

紅雅古特

上有
白水

密斯堪尼

帶石無光
二種同坑

青雅古特

上等深青色

尼勒朗

中等淺青色

烏帕尼勒朗

下等如水樣帶石渾青色

黃雅古特

白雅古特

貓睛

貓睛

中含活光一縷

走水石

新坑出者似貓睛而無光

甸子

尼沙布哩

即回回甸子文理細

尼爾瑪尼

即河西甸子文理麤

荊州石

即襄陽甸子色變

黃巢地藏

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貧居閩之深山業薪以自給
一日伐木溪澗忽見一巨蛇章質盡白昂首吐舌若
將噬已生棄斧斤奔避得脫妻問故具以言因竊念
曰白鼠白蛇豈寶物變幻耶即拉夫同往蛇尚宿留
未去見其夫婦來回首遡流而上尾之行數百步則
入一巖穴中就啟之得石石陰刻押字與歲月姓名
乃黃巢手瘞治為九穴中穴置金甲餘八穴金銀無

莫生拈取畸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饒不復事薪
鄰家疑其為盜告其姊之夫嘗為史者吏詢之嚴不
敢隱隨餽白金五錠吏貪求無厭訟之官生不獲已
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巨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
迨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因
回申云具問本根所以實不曾掘發寶藏其事遂絕
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其妻徙置榻下一
夕聞統榻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夫歸共取視鏽

鑰如故啓籠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老巨室嗟夫
天地間物苟非我有雖得之亦終失也巢之亂唐天
下剽掠寶貨歷三四百年至於我朝而為編氓所得
氓固得之不能保之而卒歸於富家其路官者得金
甲自以為子孫百世計一旦作神物化去是皆可為
貪婪妄求者勸

駕衾

孟蜀主一錦被其潤猶今之三幅帛而一梭織成被頭

作二穴若雲版樣蓋以叩於項下如盤領狀兩側餘
錦則擁覆於肩此之謂鴛衾也楊元誠太史言兒時
聞尊人樞密公云嘗於宋官庫見之

奚奴溫酒

宋季叅政相公鉉翁於杭將求一容貌才藝兼全之妾
經旬餘未能愜意忽有以奚奴者至姿色固美問其
藝則曰能溫酒左右皆失笑公漫爾留試之及執事
初甚熱次略寒三次微溫公方飲既而每日並如初

之第三次公喜遂納馬終公之身未嘗有過不及時
歸附後公携入京公死囊橐皆為所有因而巨富人
稱曰奚娘子者是也吁彼女流賤隸耳一事精至便
能動人亦其專心致志而然士君子之學為窮理正
心修己治人之道而不能至於當然之極者視彼有
間矣

掛牌延客

江右胡存齋叅政能折節下士賓客至如家焉故南北

士大夫有經過其地無不願見者每虞闖人不為通
刺苟不出日即於門首掛一牌云胡存齋在家

買宅有識

松江在城金世昌者出繼夏氏嘗買廢宅修葺前廳梁
內有鑿成金世昌三字必昔時客商所記姓名人以
為有定數云

待士

恒陽廉文正王

希憲

字善父輝和氏由父孝懿王

布潛

官廉訪使氏馬國初拜為平章政事秉政日中書右丞劉武敏公整以初附為都元帥騎從甚都詰門求見王之弟兄凡十人後皆至一品內王弟昭文館大學士光祿大夫薊國公希貢猶布衣為通報王方讀書畧不荅薊公出整復挽入言之因令徹去坐椅自據中生令整入整展拜起側立不予之一言整求退謂曰此是我私宅汝欲有所言明日當詣政事堂及出慚赧無人色頃之宋士之在羈旅者寒餓狼狽冠

衣檻縷袖詩求見王之兄弟皆挪揄之薊公復為入
言急令鋪設坐椅且戒內人備酒饌出至大門外肅
入對坐出酒饌執禮甚恭且錄其居止諸儒但言困
苦乞歸王明日遂言於世皇皆遂其請是夜諸兄弟
問曰今日劉元帥者主上之所倚任反菲薄之江南
窮秀才却以禮遇如此其至我等不能無疑王曰我
是國家大臣言動嘖笑繫天下重輕整雖貴賣國叛
臣也故折辱之令其知君臣義重若寒士數十皆誦

法孔子者也在宋朝不坐燕不與何故而拘執於此
況今國家起朔漠斯文不絕如綫我更不尊禮則儒
術且將掃地矣王之作興斯文若此是大有功於名
教者也

雇僕役

許魯齋先生在中書日命牙僧雇一僕役特選一能應
對閑禮節者進郤之曰特欲老實耳他日領一蓬首
垢面愚駭之人來遂用之僧請問其故先生曰諺云

馬騎上等馬牛用中等牛人使下等人馬上等能致
遠牛中等良善人下等易馴若其聰明過我則我反
為所使矣假如司馬溫公家一僕三十年止稱君實
秀才蘇子瞻學士來謁聞而教之明日改稱大叅相
公公驚問以實告公曰好一僕被蘇東坡教壞了這
便是樣子

志異

至正壬辰春自杭州避難居湖州三月廿三日黑氣亘

天雷電以雨有物若果核與雨雜下五色間錯光瑩
堅固破其實食之似松子仁人皆曰娑婆樹子閏月
十二日復雨八月過杭州因知三月十八日亦雨如
湖州郡人初不以為異及九月十日紅巾犯省治雨
核之地悉被兵火無有處屋宇如故余弗之信九月
廿六日湖州陷儀鳳橋四向焚戮特甚追思雨核時
橋四向為最多信前言不誣也後聞池州亦然與杭
日同池州之禍尤可慘也按白樂天詩集載月中嘗

墜桂子於天竺寺葉石林玉澗雜書亦云仁宗天聖
中七月八月兩月之望有桂子從空降如雨其大如
豆雜黃白黑三色食之味辛寺僧道式取以種得二
十五本二書豈盡妄耶此理殊不可曉但今又為時
識尤可異也

課馬

俗呼牝馬為課馬者唐六典凡牝四游五課羊則當年
而課之課歲課駒犢也

客作

今人之指傭工者曰客作三國時已有此語焦光飢則出為人客作飽食而已

鹹杭子

今人以米湯和入鹽草灰以團鴨卵謂曰鹹杭子按齊民要術用杭木皮淹漬故名之若作圖字寫則誤矣

鷹背狗

北方凡阜鷗作巢所在官司必令人窮巢探卵較其多

寡如一巢而三卵者置卒守護日覘視之及其成穀
一乃狗耳取以飼養進之於朝其狀與狗無異但耳
尾上多毛羽數根而已田獵之際鷗則戾天狗則走
陸所逐同至名曰鷹背狗

官制資品

子 大 官 廕	坊	教	內侍	醫	太	天	司	
正五								
從五			中散大夫					上將軍鎮國昭勇大將軍
正六			中尹大夫					
從六			中儀大夫					
正七								
從七	大夫	仙詔大夫	雲朝大夫	中御大夫	保宜大夫	保康大夫	正儀大夫	欽象大夫
正八	大夫	德和大夫	長寧大夫	中衛大夫	保安大夫	保和大夫	碩別大夫	明時大夫
從八			協律大夫	中治大夫	保順大夫			保章大夫
正九			嘉成大夫	通侍郎	保中大夫			司空大夫
從九			純和郎	通衛郎	保全大夫			授時郎
正十			調音郎	侍正郎	威安大夫			靈臺郎
從十			司樂郎	侍直郎	威和大夫			儀儀郎
正十一			協樂郎	司揭郎	威全大夫			司正郎
從十一			和樂郎	司閣郎	醫正郎			平秩郎
正十二			司音郎	司僕郎	醫勛郎			正紀郎
從十二			和聲郎	司引郎	醫痊郎			司厯郎

卷之五

五

奎章政要

文宗之御奎章日學士虞集博士柯九思常侍從以討論法書名畫為事時授經郎揭傒斯亦在列比之集九思之承寵眷者則稍疏因潛著一書曰奎章政要以進二人不知也萬幾之暇每賜披覽及晏朝有畫授經郎獻書圖行於世厥有深意存焉句曲外史張伯雨題詩曰侍書愛題博士畫日日退朝書滿牀奎章閣上觀政要無人知有授經郎蓋柯作畫虞必題

故云

義奴

劉信甫揚州人郡富商曹氏奴曹瀕死以孤託之孤漸長孤之叔利孤財妄訴於府曰某家貲產未嘗分析今悉為姪所據郡守劉察其詐直之叔之子以父訟不勝慚且憤毒父死而復訴於府曰弟挾怨殺吾父適達魯噶齊穆呼者受署之初與守不和竟欲置孤法并得以中守引致百餘人皆抑使誣服曰孤俾

某等殺叔守受孤賄若干未鞠信甫信甫曰殺人者
某也孤實不知守亦無賄既被鍛鍊無完膚終無兩
辭初信甫先遣人密送孤過京師避於一達宦家囑
之曰慎毋出至是乃厚以金帛賂達魯噶齊孤得無
預而信甫減死既而叩蹕陳告達魯噶齊以罪罷去
守復官凡獄訟道里費蓋鉅萬計孤歸悉算償信甫
曰奴之富皆主翁之蔭也今主有難奴救脫之分內
事耳寧望求報哉力辭不受

忠倡

至正壬辰秋邊寇陷常州守吏望風奔潰徐婦倡者寇
命以佐燕乃憤詈弗從竟刺死之未幾江浙平章定
定來剋復儒流吳寅夫趙君謨等以從逆伏誅嘉興

張翔南

翼

作忠徐倡詩以白於世曰西神我我睚孽

蔓乘兵塗吐膏國武之興惜爾尸素營眇朋城弗典
守妖狐凌彼章逢之徒冠倫魁能蒲伏警服倒授太
阿謙以承天廓不白暑雨冰網常淪隳綫絕罔憑胡

為優徐倡冶容倚市矜鬢妖驅之俾侑樂頡玉肆詈
無陵兢噤謳褻舞餘怒鬢植鬚髻鉛為鋼刃劃膺載
營霸灼上升顧守臣鉅儒汗惡銜愧死莫懲二儀磅
礪忠義氣猶出下里孰可仍桓桓執夷徒乃反經溝
塍爾倡丹衷燭日月易粉黛譽聲繩繩汙瀆流回清
激蓋吳嘗室其少妹且與生子名教中所不齒者一
死固有餘辜趙頗純謹老成乃亦在列可哀也已隨
隱漫錄載宋端平二年李全據高郵城叛召官奴毛

惜惜佐酒罵曰汝本健兒官家何負於汝而反吾有
死耳不能為反賊行酒全以刀裂口立命嚙之罵至
死不絕後閩臣以聞特封英烈夫人且賜廟潘紫巖
有詩曰淮海艷姬毛惜惜蛾眉有此萬人英恨無七
首學秦女向使裹頭真杲卿玉骨花顏城下土冰魂
雪魄史間名古今無限要金者歌舞筵中過一生噫
當是時也姦兇得志執焰熏天雖厚祿重臣莪冠世
儒罔不效力執事戰兢奔走於指揮之下而倡優下

賤乃能奮不顧身獨何人與夫徐氏之與英烈夫人
同一死耳而無有為之舉申朝廷褒贈封號以為世
勸惜哉

志怪

至正乙未正月廿三日日入時平江在城忽望東南方
軍聲且漸近驚走覘視他無所有但見黑雲一簇中
彷彿皆類人馬而前後火光若燈燭者莫知其算迤
邐由西北方而沒惟葑門至齊門居民屋脊龍腰悉

揭去屋內牀榻屏風俱仆醋坊橋董家雜物鋪失白
米十餘石醬一缸不知置之何地此等怪事竟不可

曉

粥爵

至正乙未春中書省臣進奏遣兵部員外郎劉謙來江
南募民補路府州司縣官自五品至九品入粟有差
非舊例之職專茶鹽務場者比雖功名逼人無有願
之者既而抵松江時知府崔思誠惟知曲承使命不

問民間有粟與否也乃拘集屬縣巨室點科十二名
衆皆號泣告訴曾弗之顧輒施拷掠抑使承伏即填
空名告身授之平江路達魯噶齊卒不避譴斥力爭
以為不可竟無一人應募者崔聞之深自悔報

還金絕文

曹公克明 鑑號以齋宛平人為湖廣行省員外郎日麻
陽主簿顧淵白致書問訊且以辰砂一包見寄未及
啓封漫爾置篋笥中後有憲官過訪因論製藥為苦

無好辰砂公曰我一故人嘗以此為惠當奉送及取
視乃有砂金三兩雜其內公驚嘆曰淵白以我為何
如人也時淵白已沒呼其子歸之其廡潔如此官至
禮部尚書諡文穆

畫師

王淵字若水錢唐人善山水人物尤長於花竹翎毛幼
時獲侍趙魏公故多得公指教所以傅色特妙天歷
中畫集慶龍翔寺兩廡壁時都下劉總管者總其事

劉命若水於門首壁上作一鬼其壁高三丈餘難於
着筆因取紙連粘粉本以呈劉曰好則好矣其如手
足長短何若水不得其理因具酒禮再拜求教於劉
劉曰子能不耻下問吾當告焉若先配定尺寸畫為
裸體然後加以衣冠則不差矣若水受教而退依法
為之果善

輟耕錄卷七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輟耕錄卷八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法式善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王家賓

謄錄監生臣姚元開

欽定四庫全書

輟耕錄卷八

元 陶宗儀 撰

寫山水訣

黃子久散人

公望

自號大癡又號一峯本姓陸世居平

江之常熟繼永嘉黃氏穎悟明敏博學彊記畫山水
宗董巨自成一家可入逸品其所作寫山水訣亦有
理致邇來初學小生多效之但未有得其髣髴者正
所謂畫虎刻鵠之不成也

近代作畫多宗董源李成二家筆法樹石各不相似
學者當盡心焉

樹要四面俱有榦與枝蓋取其圓潤

樹要有身分畫家謂之紐子要折搭得中樹身各要
有發生

樹要偃仰稀密相間有葉樹枝軟面後皆有仰枝
畫石之法先從淡墨起可改可救漸用濃墨者為上
石無十步真石看三面用方圓之法湏方多圓少

董源坡脚下多有碎石乃畫建康山執董石謂之麻
皮皴坡脚先向筆畫邊皴起然後用淡墨破其深
凹處著色不離乎此石著色要重

董源小山石謂之礬頭山中有雲氣此皆金陵山景
皴法要滲軟下有沙地用淡墨掃屈曲為之再用
淡墨破

山論三遠從下相連不斷謂之平遠從近隔開相對
謂之濶遠從山外遠景謂之高遠

山水中用筆法謂之筋骨相連有筆有墨之分用描處糊突其筆謂之有墨水筆不動描法謂之有筆此畫家緊要處山石樹木皆用此

大槩樹要填空

去聲

小樹大樹一偃一仰向背濃淡各

不少相犯繁處間踈處須要得中若畫得純熟自然筆法出現

畫石之妙用滕黃水浸入墨筆自然潤色不可用多
多則要滯筆間用螺青入墨亦妙吳妝容易入眼

使墨士氣

皮袋中置描筆在內或於好景處見樹有怪異便當
模寫記之分外有發生之意登樓望空濶處氣韻
看雲采即是山頭景物李成郭熙皆用此法郭熙
畫石如雲古人云天開圖畫者是也

山水中唯水口最難畫

遠水無灣遠人無目

水出高源自上而下切不可斷派要取活流之源

山頭要折搭轉換山脉皆順此活法也衆峯如相揖
遜萬樹相從如大軍領卒森然有不可犯之色此
寫真山之形也

山坡中可以置屋舍水中可置小艇從此有生氣山
腰用雲氣見得山勢高不可測

畫石之法最要形象不要石有三面或在上在左側
皆可為面臨筆之際殆要取用

山下有水潭謂之瀨畫此甚有生意四邊用樹簇之

畫一窠一石當逸墨撇脫有士人家風纔多便入畫
工之流矣

或畫山水一幅先立題目然後著筆若無題目便不
成畫更要記春夏秋冬景色春則萬物發生夏則
樹木繁冗秋則萬象肅殺冬則煙雲黯淡天色糝
糊能畫此者為上矣

李成畫坡脚須要數層取其濕厚米元章論李光丞
有後代兒孫昌盛果出為官者最多畫亦有風水

存焉

松樹不見根喻君子在野雜樹喻小人崢嶸之意

夏山欲雨要帶水筆山上有石小塊堆在上謂之礮頭用水筆暈開加淡螺青又是一般秀潤畫不過意思而已

冬景借地為雪要薄粉暈山頭

山水之法在乎隨機應變先記皴法不雜布置遠近相映大槩與寫字一般以熟為妙紙上難畫絹上

礬了好著筆好用顏色易入眼光命題目此為之
上品古人作畫曾次寬濶布景自然合古人意趣
畫法盡矣

好絹用水噴濕石上槌眼匾然後上幘子礬法春秋
膠礬停夏月膠多礬少冬天礬多膠少

著色螺青拂石上藤黃入墨畫樹甚色潤好看

作畫祇是箇理字最緊要吳融詩云良工善得丹青

理

作畫用墨最難但先用淡墨積至可觀處然後用焦墨濃墨分出畦徑遠近故在生紙上有許多滋潤處李成惜墨如金是也

作畫大要去邪甜俗賴四箇字

鄧山房

平江會道觀主鄧山房道樞綿州人在宋季為道士時齋法已精際遇理度兩朝一日謝后遣巨璫召至內後門泣降德音且令其責軍令狀使無他泄後謂曰

吾昨夜夢見濟王怒甚以為吾且將兵由獨松關入
滅汝社稷矣吾此夢頗可怪汝可就南高峯頂為騰
心章哀告上帝已而黃頭先鋒斬關而來宋亡後鄧
遂築今觀

狗站

高麗以北名別十八華言連五城也罪人之流尼嚕罕
者必經此其地極寒海亦冰自八月即合至明年四
五月方解人行其上如履平地征東行省每歲委官

至尼嚕罕給散囚糧須用站車每車以四狗挽之狗
悉諳人性站有狗分例若尅減之必嚙其主者至死
乃已

五馬入門

吾鄉陳剛中先生字臨海縣人國初時嘗為僧以避世
變一日大書所作詩於其父執某之粉牆上云我不
學寇丞相地黃變髮髮如漆又不學張長史醉後揮
毫掃狂墨平生紺髮三十丈幾度和雲眠石上不合

感時怒衝冠天公罰作圓頂相肺肝本無兒女情亦
豈惜此雙鬢青只憶山間秋月冷搔首不見髮鬆影
父執見之曰此子欲歸俗也呼來館穀之命養髮經
半年餘謂曰汝當娶吾將以女事汝先生辭謝再三
既而命寓他所遣媒妁行言擇日迎歸父執喜曰五
馬入門矣先生雖獲佳偶自妻母以至妻之兄姊弟
妹皆不然遂挈家入京館閣諸老文章薦舉入翰林
會朝廷遣使交趾授先生禮部郎中副之至交州嘗

有詩曰老母越南垂白髮病妻塞北倚黃昏蠻烟瘴
雨交州客三處相思一夢魂及抵安南國以文字言
語諭之其國遂降將其世子并國相入朝後以功授
治中典鄉郡終老焉若父執者可謂識人也已

隱逸

吾鄉呂徽之先生

關

家仙居萬山中博學能詩文問

無不知者而安貧樂道常逃其名耕漁以自給一日
携楮幣詣富家易穀種值大雪立門下人弗之顧徐

至庭前聞東閣中有人分韻作雪詩一人得滕字苦吟弗就先生不覺失笑閣中諸貴游子弟輩聞得遣左右詰之先生初不言衆愈疑親自出見先生露頂短褐布襪草屨輒侮之詢其見笑之由先生不得已乃曰我意舉滕王蛺蝶事耳衆始歎伏邀先生入坐先生曰我如此形狀安可廁諸君子間請之益堅遂入閣衆以藤滕二字請先生足之即援筆書曰天上九龍施法水人間二鼠啣枯藤鷺鵝聲亂收蔡蝴

蜨飛來妙過滕復請和曇字韻詩又隨筆寫云萬里
關河凍欲含渾如天地尚函三橋邊驢子詩何惡帳
底羔兒酒正酣竹委長身寒郭索松埋短髮老瞿曇
不如乘此擒元濟一洗江南草木慚寫訖便出門留
之不可得問其姓字亦不荅皆驚訝曰嘗聞呂處士
名欲一見而不能先生豈其人邪曰我農家安知呂
處士為何如人惠之穀怒曰我豈取不義之財必易
之刺船而去遣人遙尾其後路甚僻遠識其所而返

雪晴往訪焉。惟草屋一間，家徒壁立。忽米桶中有人，乃先生妻也。因天寒，故坐其中。試問徽之先生何在，荅曰：在溪上捕魚。始知真為先生矣。至彼果見之，告以特來候謝之意。隔溪謂曰：諸公先到舍下，我得魚當換酒飲諸公也。少頃，携魚與酒至，盡歡而散。回至中途，夜黑不良於行，暫憇一露棚下。適主人自外歸，乃嘗識面者，問所從來，語以故，喜曰：是固某平日所願見者。止客宿，翼旦客別，主人躡其蹤，則先生已遷。

居矣又一日先生與陳剛中治中遇於道治中策蹇
驢時猶布衣見先生風神高簡問曰得非呂微之乎
曰然足下非陳剛中乎曰然握手若平生歡共論驢
故事先生言一事治中荅一事互至四十餘事治中
止矣先生曰我尚記得有某出某書某出某傳又三
十餘事治中深敬之

關節梯媒

杜陽雜編云元載寵姬薛瑤英善為巧媚載惑之瑤英

之父曰宗本兄曰從義與趙娟相逆出入以構賄賂
號為關節趙娟本岐王愛妾後出為薛氏妻生瑤英
三人更與中書主吏卓倩等為腹心而宗本輩以事
告者載未嘗不領之天下齎寶貨求大官無不恃載
權執指薛卓為梯媒又李肇國史補總叙進士科云
造請權要謂之關節劉軻牛羊日歷云由是輕薄奔
走揚鞭馳騫以關節緊慢為甲乙以此推之則諺所
謂打關節有梯媒者不為無祖矣

市利

利市之說到處皆然易說卦巽為利市三倍

老苗

楊旺札勒字彥英武岡綏寧之赤水人為入陰鷲酷烈嗜
斬殺初羣無賴嘯聚溪洞旺札勒深賊持權詐故眾
推以為長王事日棘湖廣陶夢禎氏舉師勤王聞苗
有眾習鬪擊遣使往招之由千戶累階至元帥夢禎
死樞密院判鄂爾和總兵駐淮西仍用招納既得旁

緣入中國不復可控制畧上江順流而下直抵揚州
禽獸之行絕天逆理民怨且怒共起義攻殺之餘黨
奔潰度揚子宿留廣德吳興間至正十六年春二月
朔淮人陷平江時江浙行中書省丞相達實特穆爾
有旨得便宜從事嘉興北連平江南去杭州無二百
里為藩鎮喉舌有司告援急星火驛使交道中不絕
丞相兵少策無所出以旺札勒來守之旺札勒取道自杭
以兵劫丞相陞本省參知政事填募民入粟空名告

身子之即拜添設左丞所統苗獠洞徭達拉哈等無尺籍伍符無統屬相謂曰阿哥曰麻線至稱主將亦然喜著斑斕衣製衣袖廣狹脩短與臂同衣幅長不過膝袴如袖裙如衣總名曰草裙草袴固脰以獸皮曰護項束要以帛兩端懸尻後若尾無間晴雨被氈毯狀絕類犬按邕管雜記溪蠻叢笑等書所載五溪之蠻盡槃瓠種屬曰猫曰徭曰攬曰狔狔曰狔狔字皆從犬則諺所謂苗犬者信然軍中無金鼓雜鳴小

鑼以節進止其鑼若賣貨郎擔人所敲者夜遣士卒
伏路日坐草軍行尚首功資抄掠抄掠曰檢刮檢刮
者盡取而靡有孑遺之意所過無不殘滅擄得男女
老羸者甚幼者色陋者殺之壯者曰土乖幼者曰賴
子皆驅以為奴人之投其黨者曰入火婦人艷而哲
者畜為婦曰夫娘人有三四婦多至十數一語不合
即刺以刃與之處者得至日莫無恙則心竊自賀古
云好則人怒則獸形容盡之矣是月丞相又以王與

敬攝元帥事守松江與敬據郡應平江完者遣部將
蕭亮員成來與敬奔苗有松江火一月不絕城邑殆
無噍類偶獲免者亦舉則去兩耳掠婦女劫貨財殘
忍貪穢慘不忍言官庾尚有粟四十萬餘籍為已有
越五十日平江兵破澱湖柵苗夜遁去秋平江兵入
杭苗將吳大旺敗旺札勒自嘉興來駐兵城中菜市橋
外未即進民自為戰勝旺札勒兵淫刑以逞嘉興僅保
孤城城之外悉遭兵燹有窮目力所至無寸草尺木

處旺札勒雖陽浮尊事丞相生殺予奪於已足決丞相
僅得署成案然浙江之南則行御史臺總督官穆爾
古蘓建德路則達魯噶齊袞都羅丹各自為守苗不
敢犯其境旺札勒之威令僅行於杭州嘉興兩郡而已
築營德勝堰周圍三四里子女玉帛皆在焉且以為
郿塢計用法刻深任執立威而鄧子文金希尹王彥
良之徒又悉邪佞輕佻左右交煽氣燄翕忽時左丞
李伯昇行樞密同知史文炳行樞密同僉呂珍等皆

先魁淮旅而降順者丞相以其衆攻殺之既受圍遣
吏致牲酒於文炳為可憐之意曰願少須臾毋死得
以底裏上路報不可旺札勒乘蹕力戰敗盡殺所有婦
女自經以死獨平章慶童女以先往在富陽得免平
章女已嘗許嫁親王為旺札勒強委禽焉至是未及三
月故數其罪者此居首諸軍開門納款惟恐弗先文
炳解衣裹屍瘞之祭哭盡哀十八年秋八月也旺札勒
部將宋興在嘉興閉城自守亦攻降之城中燔燬者

三之二民遇害者十之七

南村野史曰苗入華夏民之不幸亦國家之不幸也
國以民為本本不固矣邦奚以寧為之將若相者在
於明黜陟嚴賞罰奉將天威降者招之逆者討之以
培國家之本可也顧於此而不為又無他竒謀遠畧
而乃借重於非類正猶開虎兇之柙而使赴犬羊耳
尚冀保民命為社稷計一何愚哉罪惡貫盈天怒於
上敗亡戮辱身膏草野民爭以為快實亦自取之也

惟旺札勒則有說焉旺札勒寵榮過望豈有貳志忠君愛
民之道頗亦見諸行事獨矜已犯分貪財好色固苗
性所然君子責備賢者於此可以畧之則罪亦未至
於死也兼以所部吏卒視旺札勒起身等寒微故威令
有所不信急之則恐內變緩之則壞法敗度遂卒至
於如此亦可哀矣又惜乎草草之舉斷自一時吾恐
國家之本劇刈殆盡雖有智謀之士亦無如之何矣
天乎人乎吾不得而知也

雙硯堂

周待制月巖先生

仁榮

買地於府城之鄭梈兒坊初義

塾以淑後進築礎時掘地深纔數尺有青石獲雙硯

硯有款識乃唐鄭司戶虔故物塾既成遂名雙硯堂

爾後先生之弟本道先生

仔肩

登庚申科仕至惠州

判官虔字弱齊俗謠為梈兒云

嫁妾猶處子

先師錢先生

璧

字伯全壬申科進士端重清慎語不傷

氣嘗內一女鬟風姿秀雅殊可人意室氏勸先生私
之正色而荅曰我之所以置此者欲以侍巾櫛耳豈
有他意哉汝乃反欲敗吾德耶即具貲嫁之果處于
也先生雲間人

聶碧窓詩

京口天慶觀主聶碧窓江西人嘗為龍翔宮書記國初
時詔赦至感而有詩曰乾坤殺氣正沉沉又聽燕臺
降德音萬口盡傳新詔好累朝誰念舊恩深分茅列

土將軍志問舍求田父老心麗正立班猶昨日小臣
無語淚霑襟又哀被虜婦云當年結髮在深閨豈料
人生有別離到底不知因色誤馬前猶自買臙脂又
咏燕姬云雙柳垂鬟別樣梳醉來馬上倩人扶江南
有眼何曾見爭捲珠簾看固姑

玉腴

江鄰幾雜志云丁正臣齋玉腴來館中沈休文云福州
人謂之佩羹即今魚脍是也

蟹斷

陸龜蒙蟹志云稻之登也率執一穗以朝其魁然後任其所之蚤夜嘈沸指江而奔漁者緯蕭承其流而障之名曰蟹斷然緯蕭二字尤奇

作今樂府法

喬孟符吉博學多能以樂府稱嘗云作樂府亦有法曰鳳頭猪肚豹尾六字是也大槩起要美麗中要浩蕩結要響亮尤貴在首尾貫穿意思清新苟能若是斯

可以言樂府矣此所謂樂府乃今樂府如折桂令水
仙子之類

岷江綠

太師巴延擅權之日剋王齊齋克圖高昌王特穆爾布哈
皆以無罪殺山東憲吏曹明善時在都下作岷江綠
二曲以風之大書揭於五門之上巴延怒令左右暗
察得實肖形捕之明善出避吳中一僧舍居數年伯
顏事敗方再入京其曲曰長門柳絲千萬縷總是傷

心處行人折柔條燕子銜芳絮都不由鳳城春做主
長門柳絲千萬結風起花如雪離別重離別攀折復
攀折苦無多舊時枝葉也此曲又名清江引俗曰江
兒水

温暾

南人方言曰温暾者乃懷暖也唐王建宮詞新晴草色
煖温暾又白樂天詩池水煖温暾則古已然矣

飛雲渡

飛雲渡風浪甚惡每有覆舟之患有一少年子放縱不
羈嘗以所生年月日時就日者問平生富貧壽夭有
告曰汝之壽莫能踰三旬及徧叩他日者言亦多同
於是意謂非久於人世乃不娶妻不事生產作業每
以輕財仗義為志嘗俟船渡傍見一了鬢女子徘徊
悲戚若將赴水少年亟止之問曰何為輕生如此荅
曰我本人家小婢主人有姻事暫借親眷珠子耳環
一雙直鈔三十餘定今日送還竟於中途失去寧死

耳馬敢歸少年曰我適拾得但不審果是汝物否方
再三磨問顆數裝束實是遂同造主人主人感謝欲
贈以禮辭不受既而主人怒此婢遣嫁業梳剃者所
居去渡所咫尺間期歲少年與同行二十有八人將
過渡道遇一婦人拜且謝視之乃失環女也因告其
故於夫屈留午飯餘人先登舟俄風濤大作皆葬魚
腹蓋少年能救人一命而造物者亦救其一命以荅
之後少年以壽終渡在溫之瑞安

漢子

今人謂賤丈夫曰漢子按北齊魏愷自散騎常侍遷青州長史固辭文宣帝大怒曰何物漢子與官不就又段成式廬陵官下記韋令去西蜀時彭州刺史被縣令密論訴韋前期勘知屈刺史詣府陳謝及迴日諸縣令悉遠迎所訴者為首大言曰使君今日可謂朱研益丹矣刺史笑曰則公便是研朱漢子也

長年

吾鄉稱舟人之老者曰長老長上聲蓋唐已有之矣杜
工部詩云長年三老歌聲裏白晝攤錢高浪中古今
詩話謂川峽以篙手為三老乃推一船之最尊者言
之耳因思海舶中以司舵曰大翁是亦長老三老之
意

龍見嘉興

樵李郭元之言至正乙未秋七月三日城東馬橋上白
龍掛盲風怪雨天闇黑若深夜然壞民居五百餘所

大木盡拔木自半空墜下悉折為二雜以萬瓦亂飛
溪水直立人皆叫號奔走不暇顧妻子龍由馬橋歷
城北北麗橋望太湖而去時方在家家去城可三里
許如聞萬屋齊壓急出戶四望黑雲洶湧失府城所
在經一二時方乃開霽不一年為戰鬥之地凡龍所
過處荆棘寒烟衰草野燐視昔時之繁華如一夢也

星入月

松江孫元璘言至正己未七月六日夜自平江歸泊舟

城西柵口方披蓬露坐忽見一星大如梧碗色白而
微青尾長四五丈光燄燭天戛然有聲由東北方飛
入月中而止此時月如仰瓦正乘之無偏倚若人以
手拾置其中者嘗記宋張端義貴耳集云丁亥年余
為儀真錄參十月二十三日夜因觀天象見一星入
月莫歷者鄒淮絕早相別云昨夜星入月恐兩淮兵
動不可住徑喚渡過建康余問之古有此否鄒云漢
獻帝時一次星入月今再見也十一月十二日劉倬

舉兵僂孝姑姑反戈一城狼狽僅以身免繼此兵禍未泯也據此說則松江之禍亦非偶然松江自丙申二月十八日軍亂越三日苗來尅復首尾兩月之間焚殺擄掠十里之城悉化瓦礫之區視他郡尤可畏是則星入月不知此時在於何所分野顧乃松江獨應其兆與

軍中禮士

浙省參政董公搏霄字

孟起

以名行當至正癸巳之間

總兵戍昱嶺獨松千秋三關日號令嚴肅民賴以安
及尅復諸郡不殺擄不抄掠其御將帥也凜然不可
犯而四方之士歸之者禮遇勤至尊酒在前起立捧
觴既恭且和然後取其所長而任之若董公者可謂
得待士之體矣

不耐煩

不耐煩三字見宋書庾登之弟仲文傳

阿誰

阿誰二字見三國志龐統傳

輟耕錄卷八

欽定四庫全書

輟耕錄卷九

元 陶宗儀 撰

文章宗旨

虛疎齋先生文章宗旨云大凡作詩須用三百篇與離騷言不關於世教義不存於比興詩亦徒作夫詩發乎情止乎禮義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斯得性情之正古人於此觀風焉賦者古詩之流也前極宏侈之規後歸簡約之制故班固二都之賦冠絕千古前

極鋪張鉅麗故後必稱典謨訓誥之作終焉厥後十
數作者做而倣之蓋詩人之賦必麗以則也古今文
章大家數甚不多見六經不可尚矣戰國之文反覆
善辨孟軻之條暢莊周之竒偉屈原之清深為大家
西漢之文渾厚典雅賈誼之後健司馬之雄放為大
家三國之文孔明之二表建安諸子之數書而已西
晉之文淵明歸去來辭李令伯陳情表王逸少蘭亭
叙而已唐之文韓之雅健柳之刻削為大家夫孰不

知然古文亦有數漢文司馬相如揚雄名教罪人其
文古唐文韓外元次山近古樊宗師作為苦澁非古
宋文章家尤多老歐之雅粹老蘇之蒼勁長蘇之神
俊而古作甚不多見蓋清廟茅屋謂之古朱門大厦
謂之華屋可謂之古不可太羹玄酒謂之古八珍謂
之美味可謂之古不可知此者可與言古文之妙矣
夫古文以辨而不華質而不俚為高無排句無陳言
無贅辭夫記者所以紀日月之遠近工費之多寡主

佐之姓名叙事如書史法尚書顧命是也叙事之後略作議論以結之然不可多蓋記者以備不忘也夫叙者次序其語前之說勿施於後後之說勿施於前其語次第不可顛倒故次序其語曰叙尚書叙毛詩序古今作序大格樣書序首言畫卦書契之始次言皇墳帝典三代之書及夫子定書之由又次言秦亡漢興求書之事詩序首言六義之始次言變風變雅之作又次言二南王化之自碑文惟韓公最高每碑

行文言道人人殊面目首尾決不再行蹈襲神道碑揭
於外行文稍可加詳埋文擴記最宜謹嚴銘字從金
一字不汎用善為文者宜如古詩雅頌之作行實之
作當取其人平生忠孝大節其餘小善寸長書法宜
畧為人立傳之法亦然跋取古詩狼跋其胡之義犯
前則躡其胡跋語不可多多則穴尾語宜峻峭以其
不可復加之意說則出自己意橫說豎說其文詳贍
抑揚無所不可如韓公師說是也真公編次古文自

西漢而下他並不錄迄唐惟尊韓公四記柳公游西山六記而已古文之難豈其然乎

瑪達巴歷

耶律文正王於星歷筮卜雜算內算音律儒釋異國之書無不通究嘗言西域歷五星密於中國乃作瑪達巴歷蓋回鶻歷名也

續演雅發揮

白湛淵先生續演雅十詩發揮云海青羽中虎燕燕能

制之小隙沉大舟闕尹不吾欺者海青俊禽也而羣

燕緣撲之即墜物受於所制者無小大也右草食押

不蘆雖死元不死未見滌腸人先聞棄簣子者漠北

有名押不蘆食其汁立死然以他藥解之即蘇華佗

洗腸胃攻疾疑先服此也右誰令珠玉唾出彼藜藿

腸仁人不為寶良賈宜深藏者和林有尼能吐珠玉

雜寶也右嬰啼聞木枝羝乳見茅茹何如百年身反

爾無根據者漠北種羊角能產羊其大如兔食之肥

美嬰啼木枝見山海經所載右西狩獲白麟至死意

不吐代北有角端能通諸國語者角端北地異獸也

能人言其高如浮圖右纜脫海鶴啄已登方物與仰

面勿啾啾我長非僑如者小人長僅七寸夫婦二枚

形體畢具也右羯尾大如斛堅車載不起此以不掉

滅彼以不掉死者西漢有羯尾大於身之半非車載

尾不可行也右八珍殺龍鳳此出龍鳳外荔枝配江

珧徒誇有風味者謂迤北八珍也所謂八珍則醍醐

廬沆野駝蹄鹿唇駝乳糜天鵝炙紫玉漿玄玉漿也

玄玉漿即馬妳子

右八

灤人薪巨松童山八百里世無

奚超勇惆悵度易水者取松煤於灤陽即今上都去

上都二百里即古松林千里其大十圍居人薪之將

八百里也

右九

兩駝侍雪立終日饑不起一覺沙日黃

肉屏那足擬者沙漠雪盛命兩駝跌其旁終夜不動

用斷梗架片氈其上而寢處於下煖勝肉屏且不起

心兵也

右十

面花子

本婦人面飾用花子起自唐昭容上官氏所製以掩黥迹大歷已前士大夫妻多妬悍婢妾小不如意輒印面故有月黥錢黥事見酉陽雜俎

奇疾

今上之長公主之駙馬剛噶勒藏慶王因墜馬得一奇疾兩眼黑睛俱無而舌出至胃諸醫罔知所措廣惠司卿能哲呼魯葉爾羌人也嘗識此證遂剪去之

頃間復生一舌亦剪之又於真舌兩側各去一指許
却塗以藥而愈時元統癸酉也廣惠司者回回之為
醫者隸馬

磨兜鞬

襄州穀城縣城門外道傍石人缺剝腹上有字云磨兜
鞬慎勿言是亦金人之流也距縣四五十里有石人
二相偶而立腹上題刻一云已及一云未匝不可得
而詳也

浮休閣日集

葛大哥

吾鄉臨海章安鎮有蔡木匠者一夕手持斧斤自外歸道由東山東山衆所殯葬之處蔡沉醉中將謂抵家捫其棺曰是我榻也寢其上夜半酒醒天且昏黑不可前未免坐以待旦忽聞一人高叫棺中應云喚我何事彼云某家女病損證蓋其後園葛大哥淫之耳却請法師捉鬼我與你同行一觀如何棺中云我有客至不可去蔡明日詣主人曰娘子之疾我能愈之

主人驚喜許以厚謝因問屋後曾種葛否曰然蔡徧
地翻掘內得一根甚巨斫之且有血煮啖女子病即
除

萬柳堂

京師城外萬柳堂亦一宴游處也野雲廉公一日於中
置酒招疏齋盧公松雪趙公同飲時歌兒劉氏名解
語花者左手折荷花右手執盃歌小聖樂云綠葉陰
濃徧池亭水閣徧趁涼多海榴初綻朶朶感紅羅乳

燕穉鶯弄語對高柳鳴蟬相和驟雨過似瓊珠亂撒
打遍新荷人生百年有幾念良辰美景休放虛過富
貧前定何用苦張羅命友邀賓宴賞飲芳醕淺斟低
歌且醕酌從教二輪往來如梭既而行酒趙公喜即
席賦詩曰萬柳堂前數畝池平鋪雲錦蓋漣漪主人
自有滄洲趣遊女仍歌白雪詞手把荷花來勸酒步
隨芳草去尋詩誰知只尺京城外便有無窮萬里思
此詩集中無小聖樂乃小石調曲元遺山先生

好問

所製而名姬多歌之俗以為驟雨打新荷者是也

樹鳴

金石草木之變異雜見於傳記數年來天下擾攘怪事尤甚信前人之書不誣也至正丙申浙西諸郡皆有兵正月嘉興楓涇鎮戴君實門首柳樹若牛鳴者三主人與僕從悉聞之斬其樹不一月苗軍抄掠資產又兩月屋燬於兵是歲寒食日海鹽州趙初心率子姓輩詣先壟汎掃松楸忽聞如老鶴作聲戛戛不絕

審聽所在乃是一栢樹頃間衆樹同聲和之一二時
方止舉家惶惑至八月苗軍火其居明年六月紅軍
掠貨財婦女而姪善如死於難予親見君實館賓黃
伯成與初心之孫元衡說元衡善如子也其事雖遲
速不同而二家之遭禍則一吁誠異哉

松江官號

至正丙申正月常熟州陷松江府印造官號給散吏兵
佩帶以防姦偽號之製作畫為圓圈繞圈皆火燄圈

之內一府字以府印印府字上圈之外四角府官花
押民間謠曰滿城都是火府官四散躲城裏無一人
紅軍府上坐不二月城破悉如所言

割執

杭州赤山之陰曰簫笄泉黃大癡所嘗結廬處其徒弟
沈生狎近側一女道姑同門有欲白之於師沈懼引
厨刀自割其執幾死衆救得活而瘡口流血經月餘
不合偶問諸閤奴教以糞所割執搗粉酒服如其言

不數日而愈

題屏謝客

三寶柱宇廷珪色目人頗以才學知名雖湛於酒色而
能練達吏事剛正有守為浙省郎中日大書四句於
門屏之上曰逆刮蛟龍鱗順捋虎豹尾若將二伎論
尤比於人易其意蓋以杜絕人之求請耳然亦隘矣
哉終不顯達而死於難

婚啓

至元間平原郡公趙氏

與芮

宋福王也其子娶全竹齋

少保之女婚啓內一聯云休光薊北苟安公位之居
回首江南惟重母家之念儘有味

陶母碑

陶侃母得古正之道發人倫之本將示教於天下謂朴
散俗壞樂潰禮闕有子不教不至於道若失大訓不
可登於偉望乃求師傅延英茂終日迫於用不欲子
卻容俄而車蓋載止餼饋並竭苟失其人子將不進

計畫始成確然獨斷謂髮可棄訓不可失乃金刀既止顯髮雲散怡然無咨嗟之色儼若待賓之具上恐不足以顯恭下未可謂訓子顧其母激忿填膺寸晷是學不迨於至以超聖人之域煥乎賢者之業且禮信仁義君子之事婦人何得而知蓋世道大喪其俗已亂故婦人賢者得以行其事千古之下厥行獨明當時為人之父為人之母親斯行聞斯舉得不激厲乎苟天下皆如陶母之志則天下皆陶之子也蓋人

謂子幼而蒙穉不致精訓致悖大道亂人紀良可惜
哉銘曰髮也者為養之具宿也者致教之英苟非異
禮孰能作世之程千載之下如陶之母安可繼乎齊

英

宗儀

因讀唐皇甫持正先生湜文集見陶母碑不

覺淚數行下追惟先妣拳拳於教子真有陶母之志
是故今翰林承旨蛻菴張先生翥所撰墓銘有曰夫

家貧劬力紡績以給諸子無廢學之辭自顧不肖不
克勉於學以成令名罪莫大焉謹錄於此庶亦可以

自懼也

許文懿先生

婺州許白雲先生

謙

字益之隱居金華山四十年不入

城府著書立言足以垂教後世浙東廡使王公繼學
訪先生於山中謂先生清氣逼人可畏既退明日出
學行薦於朝有錄其舉文至者先生方講說目不一
少視其無意於仕宦如此先生歿追謚文懿先生

謠言

後至元丁丑夏六月民間謠言朝廷將采童男女以授
韃靼為奴婢且俾父母護送抵直北交割故自中原
至於江之南府縣村落凡品官庶人家但有男女年
十二三以上便為婚嫁六禮既無片言即合至於巨
室有不待車輿親迎輒徒步以往者蓋惴惴焉惟恐
使命戾止不可逃也雖守土官吏與夫韃靼色目之
人亦如之竟莫能曉經十餘日纔息自後有貴賤貧
富長幼妍醜匹配之不齊者各生悔怨或夫棄其妻

或妻憎其夫或訟於官或死於天此亦天下之大變
從古未之聞也吳中僧祖伯號子庭者素稱滑稽口
占絕句曰一封丹詔未為真三杯淡酒便成親夜來
明月樓頭望惟有姮娥不嫁人又有人集古句云翡翠
屏風燭影深良宵一刻直千金共君今夜不須睡
明日池塘是綠陰可謂深於命意者矣

獸醫

世以療馬者曰獸醫療牛者曰牛醫周禮天官冢宰篇

獸醫下士八人注獸牛馬之屬按此則療牛者亦當
曰獸醫矣

想肉

天下兵甲方殷而淮右之軍嗜食人以小兒為上婦女
次之男子又次之或使坐兩缸間外逼以火或於缺
架上生灸或縛其手足先用沸湯澆潑却以竹帚刷
去苦皮或乘夾袋中入巨鍋活煮或剗作事件而淹
之或男子則止斷其雙腿婦女則特剗其兩乳酷毒

萬狀不可具言總名曰想肉以為食之而使人想之也此與唐初朱粲以人為糧置搗唐寨謂啖醉人如食糟豚者無異固在所不足論唐張鷟朝野僉載云武后時杭州臨安尉薛震好食人肉有債主及奴詣臨安止於客舍飲之醉並殺之水銀和煎并骨銷盡後又欲食其婦婦知之踰墻而遯以告縣令令詰之具得其情申州錄事奏奉勅杖一百而死段成式酉陽雜俎云李廓在潁州獲火光賊七人前後殺人必

食其肉獄具廓問食肉之故其首言某受教於巨盜
食人肉者夜入人家必昏沉或有魘不寤者盧氏雜
說云唐張茂昭為節鎮頻喫人肉及除統軍到京班
中有人問曰聞尚書在鎮好人肉虛實笑曰人肉腥
而且腥爭堪喫五代史云萇從簡家世屠羊從簡仕
至左金吾衛上將軍嘗歷河陽忠武武寧諸鎮好食
人肉所至多潛捕民間小兒以食之趙思綰好食人
肝及長安城中食盡取婦女幼稚為軍糧每犒軍輒

屠數百人三國志云吳將高澄好使酒嗜殺人而飲其血日暮必於宅前後掠行人而食之宋莊季裕鷄肋編云自靖康丙午歲大金入汴盜賊官兵以至居民更互相食全軀暴以為腊登州范溫率忠義之人泛海到錢唐有持至行在猶食者老瘦男子庾詞謂之饒把火婦人少艾者名之下羹羊小兒呼為和骨爛又通目為兩脚羊趙與時賓退錄云本朝王繼勳孝明皇后母弟太祖時屢以罪貶後以右監門衛率

府副率分司西京殘暴愈甚強市民間子女以備給
使小不如意即殺而食之太宗即位會有訴者斬於
洛陽又知欽州林干之坐食人肉削籍隸海南嗟夫
食人之肉人亦食其肉此兵革間之流慘耳君子所
不願聞者其薛震輩當天下宴安之日而又身為顯
宦豈無珍羞美膳足以厭其口腹顧乃喜啖人肉是
雖人類而無人性者矣終至於誅斬竄逐而後已天
之報施不亦宜乎

王眉叟

王眉叟

壽延

號溪月杭州人出家為道士受知晉邸後

以弘文輔道粹德真人管領郡之開元宮浙省都事

劉君時中

致

者海內名士也既卒貧無以為葬躬往

弔哭周其遺孤舉其柩葬於德清縣與已之壽穴相近春秋祭掃不怠然此事行之於異教中尤不易得

錢唐

錢唐二字其來甚遠按史記始皇本紀至雲夢浮江下

丹陽至錢唐臨浙江上會稽立石刻頌秦德西漢地理志亦有錢唐縣今唐字從土則誤矣蓋以錢易土及捐錢築塘等事皆傅會之辭自注世說者已然况後世乎

漱芳亭

道士張伯雨雨號句曲外史又號貞居嘗從王溪月真

人入京初燕地未有梅花吳間間宗師全節時為嗣

師新從江南移至護以穹廬扁曰漱芳亭伯雨偶造

其所恍若與西湖故人遇徘徊既久不覺熟寢於中
真人終日不見伯雨深以為憂意其出外迷失街道
也夢覺日已莫矣歸道所由嗣師笑曰伯雨素有詩
名宜作詩以贖過伯雨遂賦長詩有風沙不憚五千
里將身跳入仙人壺之句嗣師大喜送翰林集賢嘗
所往來者袁學士伯長謝博士敬德馬御史伯庸吳
助教養浩虞修撰伯生和他日伯雨往謁謝諸公
惟虞先生全不言儒者事只問道家典故雖荅之或

不能詳末問能作幾家符篆曰不能先生曰某試書
之以質是否連書七十二家伯雨汗流浹背輒下拜
曰真吾師也自是託交甚契故與先生書必稱弟子
焉伯雨杭州人

食品有名

水之鹹淡相交處產河豚河豚魚類也無鱗類常怒氣
滿腹形殊弗雅然味極佳煮治不精則能殺人所以
東坡先生在資善堂與人談河豚之美云據其味真

是消得一死浙西惟江陰人尤珍之每春首初出時
必用羞祭品畢然後作羹而鄰里間互相餽送以為
禮腹中之腍曰西施乳夫西施一美婦也豈乳亦異
於人耶顧千載而下乃使人道之不置如此則夫差
之亡國非偶然矣若鱈魚子名螳螂子及松江之上
海杭州之海寧人皆喜食螳螂螯名曰鸚哥嘴以有
極紅者似之故也二物象形而云又非西施乳之比
矣按類編魚部引博雅云鮓盈之反鮓也背青腹白

觸物即怒其肝殺人正今人名為河豚者也然則豚當為鮠

火災

至正辛巳莫春之初江浙行省平章政事濟爾噶岱入城之任之日衣紅兒童謠曰火殃來矣至四月十九日杭州災燬官民房屋公廨寺觀一萬五千七百五十五間燒死七十四人明年壬午四月一日又災尤甚於先自昔所未有也數百年浩繁之地日就凋弊

實基於此

落水蘭亭

予嘗見落水蘭亭一卷乃五字不損本今吳中分湖陸氏所藏而趙彛齋之物也彛齋宋宗室子諱孟堅字子固彛齋其自號居嘉興之廣成酷嗜古法書名畫能作墨花於水仙尤長此帖姜白石舊藏後歸雲川俞壽翁彛齋復從壽翁易得喜甚乘夜回棹至昇山大風覆舟行李皆滄溺無餘彛齋立淺水中手持此

帖示人曰蘭亭在此餘不足介吾意也因題八字於
卷云性命可輕至寶是保

陰府辯詞

李子昭者松江府提控案牘李宗慶子也側室刁氏有
娠妻怒之箠撻苦楚晝夜不息數次自經與溺以省
覺不得死竊自念曰我苦就蓐亦必死耳等死何自
求早死之為幸因多食海螵與冷水胎既落血上充
心而身遂亡不數日鬼怪百出妻得奇疾宛若死者

但只心胃微溫支體不僵其家就床褥作一竅任其便溺時以少飲納口中輒咽不與亦不言饑經三年餘形骸枯槁無復生理家人益厭之一夕忽詣舅姑所扣寢室戶舅姑曰汝惡得至此必為鬼矣曰妾已復生實非鬼也願見舅姑具告所然舅姑驚恐呼家人悉起取火燭之果此病軀及覘其卧榻已空始信之因問其詳曰妾為亡婢訴冤攝至陰府即今嶽祠也命妾與婢對詞妾以汝懷孕時打罵則或有之然

未嘗令汝吞藥損墮婢仇執甚堅妾不得白遂招承
枷禁幽囹中日得小叔以餅餌粥飯之類相餽故不
餒今復得送妾還入門弄其兒戲撻之一下兒哭遂
推妾置竈上即若夢覺者但覺怠倦故勉強至此舅
姑曰汝既被禁何自得釋曰會上帝有赦故也急呼
小郎妻問之曰適間兒子驚啼云夢見乃父擊其首
小郎蓋提控之次子秦甫先為其妹夫金可大所殺
者此婦至今強健與夫見寓府城西郭又復生兩子

矣志怪古或多然漫書於此以為世之妬婦勸

詩法

趙魏公云作詩用虛字殊不佳中兩聯填滿方好出處
纔使唐已下事便不古

姓名者

莊綽鷄肋編云太史公作伯夷傳但云伯夷叔齊孤竹
君之二子也而論語音註引春秋少陽篇謂伯夷姓
墨名允一名元字公信叔齊名智字公達夷齊謚也

陸德明取之不知少陽篇何人所著今世猶有此書
否吾衍閒居錄云孤竹君姓墨音名台初見孔叢
子注中子名伯遼見周曇詠史詩注伯當作仲若如
吾說則伯夷叔齊似又是名非謚矣

女諫買印

淮海龔翠巖先生閒寓吳門日一僧權道衡者頗聰慧
識道理先生與之遊偶市肆粥漢印一顆權嘗酬價
歸取鏹先生適見主人以實告遂用十五緡買之語

諸女女曰大人乃亦奪人所好先生驚悟即持送權
曰先生愛而收藏奚以贈曰在彼猶在此也權固辭
曰在彼猶在此也相讓久之沉諸淵而別吁若先生
者可謂善矣孰謂異端中有此哉然先生之女尤可
敬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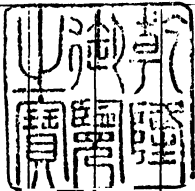
吳江塔顛箭

吳江華嚴寺浮圖之顛望之二矢著其上籥羽宛然可
辨相傳宋南渡初金人尼瑪哈乘快一發而中又賈似

道出督時祝矢自誓亦中焉故留題者有至今塔杪
留遺跡猶是元戎金僕姑之句大德庚子其寺主僧
善信大修浮圖更其顛而新之視向二矢實圓鐵條
二交貫橫亘蓋必昔人以示輔顛且以防鸛鷓之巢
故耳傳者所謂大妄也且著此以祛後世之感長樂
郭德基嘗有華嚴塔穎辨疑行於時蓋郭嘗官此州
目擊其非

素領

項後白髮曰素領漢馮唐白首為郎官素髮垂領



輟耕錄卷九